民國叢書

第二編

·84·

歷史·地理類

陳布雷回憶録

陳布雷著

回顧録

鄒魯著

上海書店

陳布雷回憶錄

陳布雷著

前記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將兩月矣。人天永隔，教誨無從，茲值回憶錄付梓之日，余重讀此三十年來，憂患相嘗，甘苦與共之生活記敘，中心悽戚，不能自已。

先夫子一生，誠可謂歷盡艱辛。年十六而失怙，二十五而失恃，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於一身，時弟妹眾多，皆未成立，家族中諸事俱待規劃料理，先夫子乃辭去教職，一意家者，日常瑣細，無不躬親料理，蓋以此為自身責任所在，不容趨避。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亦無所惜。其服務於新聞界及政界，此種強烈執著之責任觀念，始終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終至日趨衰病，此實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體質素弱，髫齡時即患頭痛，回憶錄中於歷年健康狀況，亦多所記載，惟於日常交往，終不願以病態流露，故雖至親好友，亦多不知其體力衰弱。壯年服務報界，日夜辛勞，神經衰弱之病乃益加深，尤以抗戰期間，留渝八載，工作緊張，生活困苦，身體虧損不支，病倒後，親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勸暫作休養，以期恢復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勸以報國之日方長，務以自身健康為意。近兩年來，先夫子雖亦於政務稍暇時，或乞假休息，多則一月，少或一週，但身雖居家休憩，不數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於案中待理各事，且以國家多難，奈何自身衛聞為責，實從未能達到恢復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但日待機會，以便從事撰著，並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及中日戰起，感於國步艱難，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當萬死不辭，此時若退，何異於棄責，譬如行逆流同載，能棄帆楫。乃悉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戰勝利，大敵雖除，而國人醉生夢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圖國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觸目傷心，中心抑鬱，不能自解，加以精力日衰，報國無從，乃時時引咎自責，嘗謂人生雖不樂生，但體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國力，愧對民衆，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友朋及時努力國事

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決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尔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眾也。其日記函札間亦隱約流露此意，他日付印問世，其志當可大白。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不料國事蜩螗，日復一日，先夫子為責任心所驅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勝任，祇得勉力為之，終至心力交瘁，死而後已，素志迄未得償，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　蔣先生曾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贈，此雖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　蔣先生貽此八字，可謂知其最深，蓋淡泊為其立身之根本，寧靜為其處世之中心，淡泊則所以能與世無爭，寧靜則所以能堅忍不拔，余與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種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訓示子女恆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澈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之貢獻。世人綜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過能盡力於文章，不過盡心，其縈繞中心朝夕與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為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不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徹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體弱過度，養病廬山，一日小坐閒談，道及近來健康情形，偶謂「先妣謝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見背則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較先人之壽已長矣」。不料當時無意一言，竟成讖語，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回憶錄為先夫子所自撰，於二十八年夏續成於重慶郊外之老鷹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歲止所記為個人求學及工作經歷，兼及家庭各事，特為檢出先行付刊，至於五十歲後所記，以及論文書札小品等作，亦正整理蒐集中，一俟有成，即當陸續付梓，使人雖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長留人間，供人憶念，則平生之願足矣。

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未亡人陳王允默謹識於上海寓所



作者

（攝於民國卅七年）



陳氏一門

後立者自右至左 五兒[illegible] 六兒[illegible] 三兒[illegible] 長子[illegible] 長媳王[illegible] 長女[illegible] 二兒[illegible] 幼子[illegible] 二女[illegible]



人雋人夫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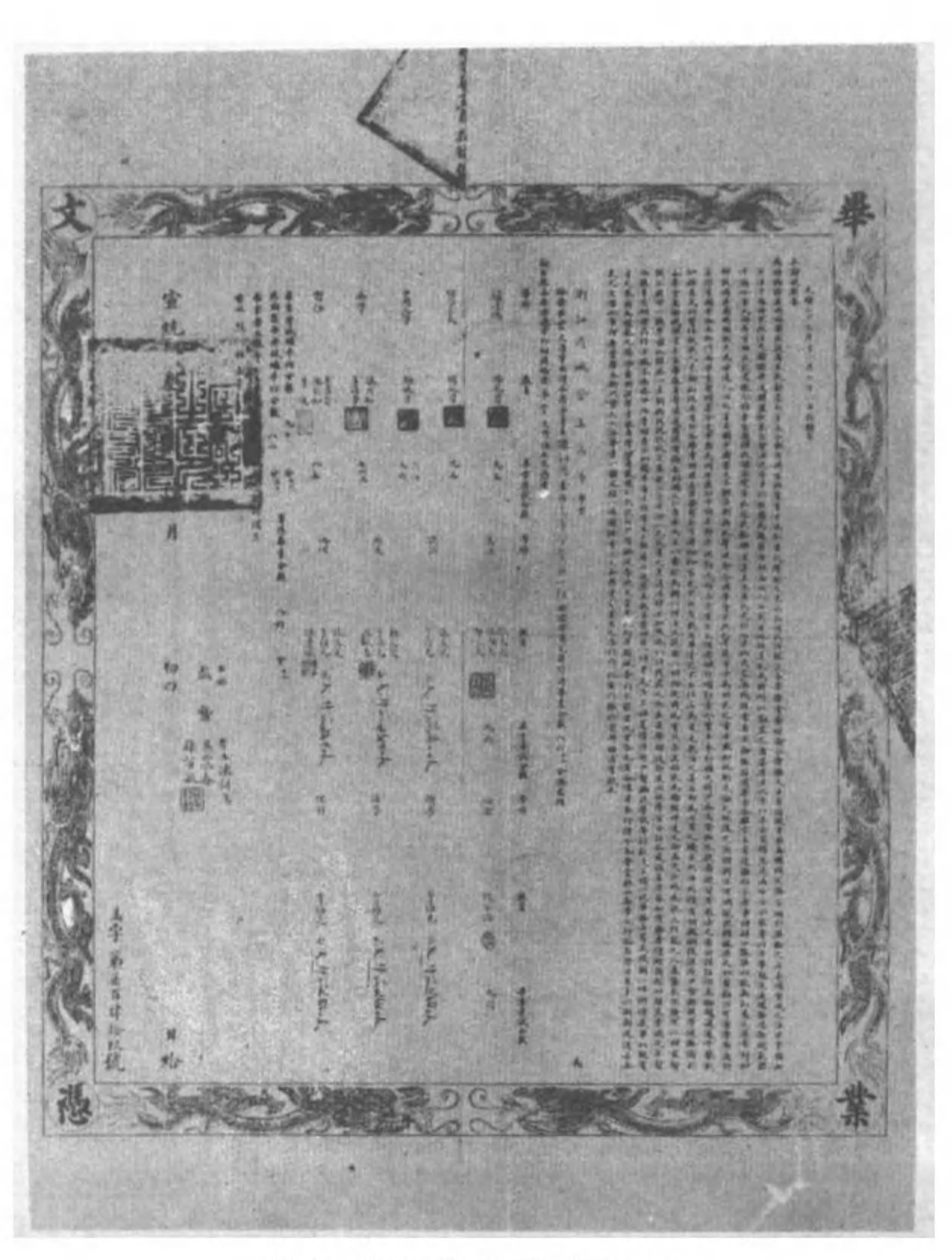
同胞手足

[illegible]









浙江高等學堂畢業文憑

回憶錄
(一)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一歲

十二月十五日亥時生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二歲

正月 嗣母應孺人逝世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三歲

六月 三弟訓懋字勉甫生 是年夏大水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四歲

九月 五妹生

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傭方氏調護甚至、及長猶髣髴憶之、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五歲

先考授余識方塊字、至年終每日能識三十字、 是年大姪孟扶生、余攜姪凡吃糖餌、樂甚、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六歲

正月隨 伯母王視家慶、奉父命拜袁韋畊先生為從業師、

從大哥讀書 誦毛詩

大哥是年家居讀書、以老屋西之倉屋為書室、即所謂新屋者是也、先父命余從之讀、同學者■袁耕先表兄、伯母之姨甥也、每晨挾書包入塾、午後四五時退、書室之前楹懸治家格言、以是為先師孔子之位、出入必行禮焉、 大哥極愛惜余、從學一年、未嘗責扑、即呵斥亦不加、

六月六妹生

是年初冬、從 母居外家旬日、挾毛詩自隨、每日請大舅父授新書一章、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先考親授予讀、誦元詩及爾雅、

苦爾雅難讀、請於先考、願易他書、先考命之曰、此書非幼時先讀不可、汝長自知之、

先考承先大父遺志、經紀里中自治公益教育慈善諸事、族中長老、常過予家、即就

書室與先考談、先考必命輟讀侍坐、且教以進退應對之儀、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從族父小坨先生讀　讀禮記

是年　先考延族父小坨先生館予家、以祖宅東屋樓下為書室、同學者族兄和齡（小坨

先生子）椿麟諸人、三弟亦於是年上學、

八月七妹生

斯時余家兄弟姊妹六七人、居室偪仄、人口衆多、且須兼館師膳、皆先母躬親料

理之、乳媪二人以外、僅適下婢一人、以是先母號曰襄顧於予等督教備至、夜輟讀歸、先母坐燈下治縫紉、必命余旁坐讀書、先伯母則每多過予家、與先母談家常、伯母嗜水烟、每至、余姊及余之弟奉茶烟甚勤、伯母撫愛甚至、一宵既、必至戌初始歸寢、而常坐起者、即乃祖堂西之一室、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九歲

從徐二流 爾康 先生讀 同學者三姊四姊及三弟、書室移設於東樓上、樓下則吾父居之、徐先生為吾邑南御人、（其所居曰官路沿）與先考為同學、以小坑伯父老病、先考乃延徐先生課予等讀、先生深目高顴、好深湛習醫術、督課極嚴、

是年春讀禮記卒業、繼讀春秋左氏傳、旁晚讀唐詩、日課一首、

其時雖新政法之議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為八股必廢、故不欲予先留四子書、而以五經[illegible]

識字爲[illegible]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詔廢八股，改以策論課士，旋復詔復其舊，大哥以爲八股之運命必不久，且本爲高明者所不屑爲，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韙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陳其理，亦釋然。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歲

仍從徐先生讀　本年二姊輟學，魏多蘇表弟來附讀，大姪孟扶亦同學焉。

三月，春秋左氏傳卒業，接讀書經。　始習算　每晚則記誦詩文雜判數事一二則

自去年起，先考常於課餘爲講述廿史劄編，[illegible]本年[illegible]徐先生授余四史辨詞。

余是時頗有志練習作文，先考乃見不之許，謂此時且先讀書耳，嘗聞閒人言，葉蔭伯舍姪先生有子名虎兒，長余數月，乃論說文已[illegible]成篇，蓋其基不能也，堅請於父師，始命學作史論，與華吾思改而揣摩，四月大哥閱余課文，乃以增廣古今人物論一冊授余，藉以識

論文作法，自是始稍有進步。是年秋，嚴君木先生來余家討文藝，先生早歲有文名，

丁酉舉，以拔萃擢教諭，余是時已知拔貢榮於鄉薦，知翁使余從嚴先生，蓋欲人

生收弟子：

九月，訂婚於楊氏，作伐者為葛暘石先生，女青立姑密詞結社詩書之待友也

余七八歲以後，性行頑劣，能跳踉，乃好戲侮弟妹，先母常〻叱責之，余屢改而屢犯，母

氏嘗延師責我，謂爾又要犯矣，如此忘行為緣，又念始將丈化矣，自此益奮向上努力

以慰母氏懷心。三弟性厚重沈着，故母氏益愛之，余雖長三弟，然未肯好之，但自減去

忌嫉殆平。

十二月，八妹生。是日歲除，懸像祀祖，母氏拜香和案，腹痛猶強作安，未幾，八妹生。當時母之

艱苦可想矣。

六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二歲

仍從徐先生讀　四姊亦輟學　其他同學如舊

誦書經已卒業，接讀周易。先考以書經易經均艱深不易讀，然易重性靈，商於徐先生，每三日命余誦昭明文選一篇，必能背誦始已

是年讀輿地歌括，自是對天文地理略有基礎知識。

徐先生自去年起從大哥習算，[illegible]而求志書院月課，往往獲雋，對數學大感興趣。課余習算甚勤，夏習完四法，接授代數重積之年，對算理乃能領悟，能解題練習而已。　是年起有夜課，由至十時後始輟讀，放學時大姐最先，弟妹三弟次之

余最後，以作課時間太長，常患頭痛發熱，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請假亦無數，且又不敢告母氏，因母氏須照管一弟四妹，亦可無勞，每病作，情、登床自睡，明晨熱亦

自是又上學如常、

是年有拳匪之亂、每聞大哥歸家與　先考談時事、始知中國國勢之大概、亦常向大哥之處借閱時務報新聞報等刊物、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頗獨喜閱之、

冬月某日大哥偕大嫂消食、邀余往食滿擱、食畢課予以英文字母、蓋大哥望余成學之切有如此者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二）辛丑　十二歲

仍從徐先生讀　同學者仍如舊

習易經既畢、溫讀已習詩經、並授公羊穀梁傳、每兩日課文三篇、以三六九為課期、

是年習代數一次方程畢、徐先生求余心切、乃繼授以幾何、用形學備旨為課本、越以三角形圓形諸原理、余竟無基礎、茫然不解、而徐先生不察、以為惰也、某日為祖父懲

炳伯青衣、會審朋於其家、徐先生以三角形内容圓之一題、命余解答、余竟不能答、至薄暮尚數卷、徐先生甚閒之、謂不答即不能出書室一步、而自己則易鮮衣往吃壽面去矣、余悲憤失聲、蓋素不習語、類鄰人嫁娶始已、此事先父亦不謂然、舊時塾師、不明兒童心理、往往如此、余後來習數學不及人、殆因頗得徐先生之教、而對形學極格不入、亦徐先生為之也、

是年五月四弟訓慈生　先母連生四女、至是又得一男、闔家歡喜、

冬日徐先生以病辭館、大哥來代課、時大哥已習日文、方游日本、參農業歸、每日挾原鴿全書一厚冊、且課讀且翻譯焉、　大哥命余學作詩、秋日戲著兩一絕「淅淅細雨下不歇、挑燈獨坐夜淒清、明朝欲向橫塘路、大雨瀟瀟尤未晴」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十三歲

其三弟出就外傅於三七市董氏、　時三弟僅七歲、鄉人均以為太稚、不宜離家、吾母遂命余予成其不願也、

是時吾鄉董葉二氏方提倡新學之中西學堂、董經伯先生與葉識立三先生均輕資財、如當案、吾邑有為新學之士、如陳山淵、錢吉珍、魏仲車、錢君起、胡君海諸先生與吾等輩、常常會聚家舍、今年董氏設日文講習所、延日人山森等主講、董氏則聘姚吾彥先生設館授二弟以英語、故余父母命余兄弟往董氏就學焉、

正月至董宅就學、董滄疊佑宸先生授中文、習四書、閱綱鑑輯覽、均上午課之、姚吾人先生授英文及算術、均下午課之、同學者董佑欽及弟二人、董君希君執昆弟、王董咸西先生之子光青、及余兄弟等共八九人、董君賢柯與余奉母命專學英文、余與貞柯姊丈自此始、　是年與董氏群從相識、是亦朋之可樂、孫表勁少相最愛、當時情若骨肉自愛、表勁與余書、少相與三弟極相得、且從我最久、表勁兄弟抱手其兄不獲同習英語甚惜之、

十

八月大哥卒於鄉，五月二姊歸寧表兄羅之，其時大哥提倡新學，以自立學會之研究相倡導，又同時於鄉廢滿清之革命思想，既十年，家人群以相議，大哥於二姊等歸時假返家省親，攜一帖及於書案曰：「向新貴人以何為目的？處蕩世界地球青西先」，蓋已有文字通俗化之趨向矣。

在童，自幸氏姊家所藏，閱作新社刊行之萬國歷史及世界地理，常為兩姊及弟妹講述，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歲

仍在三叔就黃氏讀，從福堂先生習中文，姚壽康先生習英文數學，闡於史地及理化常識則為先生時時指導余等自修，夏壽康先生以事辭館，何福卿翼樞先生繼之，是年春習四書畢，黃先生命余輟所習之群經及漢魏文選留之，並命讀唐宋文且習作四書五經義，以黃先生所擬題作文，有時帶呈大哥請閱之，顧大哥為之舉不，故余此

於社文方面一年進步最快，且年漸長大，雖有嚴師，而無畏友以相砥礪，致為學不能專壹有常。惟吾

老師則常於課後招至其家，訓迪鼓勵無所不至，稍得自免於荒嬉。

是時子咸子宜出於錢伯澂先生及大哥等經營出版事業於滬上，輸入新書及報紙雜誌

甚多，姜氏家中雖積盈架，暇輒往而讀之，彙閱新民叢報新小說與傳播浙江潮等

雜誌，有時於夜課向子咸先生借讀，翌日午前盡一卷而歸之。子咸先生[illegible]常戒予為

學不可太貪，貪則傷身損智。余乃不知懸所昵便，泛濫涉獵，有如饕餮，不能從其教也。

少時喜模仿，不解所以而好為趨時之舉。此一年余有幼稚之舉三：(一)與貞柯君彥及三弟組霽海

同志社，開一密室，借畫師繪一墨筆黃帝像，懸室中，相率禮拜之，且盟為革命之宣說，一也。(二)以俄

國革命有女傑曰蘇菲亞，謂吾邑亦當有一蘇菲亞，乃竭力教姜氏表妹名楢儷者以文字，冀惠其父母

佩姑丈令其讀書於上海愛國女學校，曾與先生等竭力而助之，卒底於成，二也。(三)(後改)戚某之父為三先生

束華氏余以一童子與談種族革命之大義，遇三先生以其助推可笑，故作不解以叩其意，且時時反駁之，謂汝祖有此志，汝父且欲汝入清朝試場，則奈何？豈有革命家而學作科舉文字者乎？大窘無以應，遂不為四書五經義者一月，既父師督責始復為之，此又一極可笑之事也。

冬十月，父命應童子試，心不願而不敢違，隨父入縣城觀場，場中文字草草，榜發，置第一五一名，與考者亦一五一人。父大怒，即日命歸家，謂教汝讀書，乃居闔邑童子之末，辱門楣甚矣。余亦慚甚，顧要試第二場，父不許，遂廢然歸。母氏詢知之，亦大不懌。余遂不再往董氏，閉戶思過，以為不當出醜，何以對父母。及府試期近，堅請再往一試，父母知余有悔意，顧仍不許，謂此去再取得一末尾資格以歸，祇益辱耳。余悲恨無以自明，二姊知余志堅，則詢余真知悔否？慰勵百端，且為請於母氏，母氏言於父，始強許之，遂買舟往寧波就試。

十一月，應府試，主試者萍鄉喻先生兆蕃，閱以甲年科第，欲拔的書列前茅，於考生年在十七以

下筆以為對置試場中而壹而收(?)說之、余文實不佳、命先生姑為降格相看、第一試置第十名、第二試四文論置第一名、第三試四文論一篇置第四名、第四試四策問附稿、置第二名、第五試五經義、試畢為錄燦(?)、召余一人至其書室、親授論策題各一面試之、並為其鍊、□引余見其夫人、試畢、賜予湖北局刻古文辭類纂一册、命其僕高升送余歸寓、翌日院榜發、列第一、是始之蒙(?)此風雷之業、府中役社識者皆已見歸、余殆父買舟歸、遂又執贄以文先生家、以文先生以手撫余背曰、汝將以得此、乃獻試其政之所繳也、不亦踐跡、患不能自當、寅亦以記之、

是年七月初二日生、生而美慧、踰年即殤、吾父母惜之甚。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歲

十月學使院試、錄取第五名為蘇(?)縣學生。余此時弱不好□常踏落無度、至是始精勵其心。

三妹于歸陸氏

傳至本年入蘇郡中學堂肄業、本年列甲班、三年列乙班、

蘊藉點中學開辦於兩年前，主持者不諳教育，未見如何成績。本年由縣學訓導仁和闕來卿先生驤震任監督，精精革新之。時主講中文者為陳山農先生，校長蔡芝卿先生和侄蔡壽卿先生和併（陳季屏先生評稿）主講，英文算學者為胡志程先生春良，體操之胡先生任之。內分三班，甲班又分二組，洪君蓉西、徐孟程度最高，為甲班甲組生。余與馮仲肩、馮成博、度隆、蔚藝兩先、董鐵珊、葛弟子言、啟詩等均為甲班乙組生，裘由辛、適殷、洪全堂四師、陳子翰程度之均為乙班生，丙班楊志雨、仲未均為丙班生。全校同學則三十人，分東西兩居之，每二人占一室，寢室與自修室合，教師亦住管理無夜就寢後出巡視各室。余及之則居蔡芝卿師之對門一室，芝卿師監技周至，即飲食寒暖之微，亦負責指導，後來學校所不常見也。

授課午前為修身、經學、史地、中國文，午後為英文、算學與體操。余是年於歷史地理所得最多，地理曾讀洪氏所著瀛寰全志一厚冊，歷史閱通鑑輯覽半部，並習萬國史綱目完。

校内生活简朴，用青油灯，先借部成君每半月拨菜油一小瓮及食物少许来校，一视余父家，每次均拨来制钱六百文，供余兄弟零用，剃头洗衣购果食均取给焉，缴学费以外，不见垫个个银币也。

校中规定每星期作文一篇，列最优等者记功二次，优等记功一次，中等无功过，下等记过一次，最下等两次，又有临时试验及学期试验，则合记五课，凡学业成绩每积一功奖银币二角，则合记课时记课分优劣奖银币二圆至五角，余共三年半年内以所得者积累存储得二十一圆，暑假归以奉母，母氏大喜，喜余之不妄用也。

在校与洪君苓西、冯君咸扬交最笃，洪君长于余，视余犹弟，冯君与余年相若，而才资颇异，而君勤奋，为全校所器重。

是年夏吾邑成立县教育会，钱君认王、富子林、蔡叔俞、叔桂等均热心襄其役。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歲

仍肄業慈谿縣中學堂

本年由鄞縣毛竹居先生宗藩授中文及經學，蔡芝卿先生任史地，黃卿先生任算學，胡惠程、沈子眀二先生分授英文及體育。毛先生為鄞縣之宿儒，邃於經史，一時稱淹雅，顧余等年稚學問又淺，未能領悟其所教，先生耳亦聾，性情孤介，態度尤冷漠，而課程嚴，某日授經學，書黑過高，同學咸不平，次日後上經學課，相率遲遲不赴講堂，聞先生來督責，始挾書入堂，則毛先生拂袖歸已不復出矣。聞先生大怒，欲革斥諸生，而同學九人先上書請去毛先生，[illegible]且出校以示決絕，既出無所歸，結隊寄寓于城中馮登青（蔚雯）同學之家，相持凡三日，各生家長咸聞訊來校，慈湖耆同學數人出而調停，乃各具悔過書，仍返校肄業，校中懸牌各記大過一次，風潮始平。

此毛先生老母以疾殁，事後同告蔣同壽萱卿先生昆季相語，謂以毛先生之告詢而識其先閱遍以群之，此輩不復有財人之資格矣。同告閱之咸大感戚，其仍能如此。

四月　五弟訂婚　拜叔堂

四月初六　先妣以產後病逝世（享年三十有九）距五弟之生僅二小時耳　余自感為無母之人

月初，余以陳氏義母某孺人之喪，奉父命請假往送葬，事畢將回校，到家一行，稟許母氏。母氏臥樓上，女傭傳母命止勿上樓，僅謂好好讀書，留心冷暖而已。予遂照心勤欲一見母，女傭謂此母腹痛無大病也。到校之第三日，老僕郭氏自家來，迎余兄弟歸，謂母病甚矣。遂與三弟徒步歸。過至橋值大雨，狼狽甚，心知不祥，憂急無似。至里門遇予忠族叔祖，詢母病如何，曰不起矣。（年十三）驚痛大哭而入，則母氏已移靈於堂。吾母柔嘉淑慎，好損己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以儉，愛令萱甚於其身，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產殞

年僅三十有九、鄉里惜之、由於是識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四月吉 仍回校、■無任庶祭、即與三弟步行自城歸、

是年夏、房城中區始有學者匡月、從馮敦善君學英文以理化初步而教本盛樽同學焉、

蓋彼時中學校下學期大刷新、聘錢吟葦(印玄珍)先生為學監、馮汎宗先生任學校經長、

馮君木先生开授國文、錢君既先生認年授博物理化及音樂、諸生益踴躍務學、蘇湖中

學之名大著、而奉化之龍津中學幾相頡頏焉。

余自本年上學期即以課餘問業於君木先生之門、至是正式從學、先生評余文條暢有餘

而凝鍊不足、教以選字修辭鍊句之要、謂「文從字順各率職」、知此六字乃始可以學文、

每週於校課外、選古人文字四五首令余背誦之、且令課畢往其家講論、馮先生熱情

迪擊、因學有尺寸之長、則譽不去口、善誘而督、務令獲益而後已、所居樓花樹下、門弟子常滿坐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十七歲

奉 父命轉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

寧波府中學堂舊名儲材學堂。去年改今名。喻庶三先生銳意改革，以刷新教育為己任，本年四月聘同鄉先生為監督，充實學科，增設學額，去年冬招考，共錄取中學生六十七人，余亦保取，且列前茅。其後續同學以數十計，總數不下於入府中學者。余及二弟奉 父命，自郡中附屬學堂轉入該校，余兄弟二人盈郡，余兄弟稱慶，謝以長見識，且庶三先生面命父言，由啟余之弟入府中，余父不敢拂其意也。

府中學科完備，本年添聘俞仲青鴻梃先生為學監，王慕卿紹翰先生授經學，鄒仲章友桂先生授國文，凌公銳先生授史地，葉繩之先生授算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石井信五郎先生授博物、理化、圖畫、體操，教師人才亦頗稱齊，咸稱之

縣中四年級間亦有短長，而舊學生之風紀精神，則縣中亦有遜色焉。

余入府中後，受知於凌公銳先生最深。凌先生常勉予專習史地，謂有此基礎，譯以文字，可臻深造也。先生長於口辯，故又鼓勵予學為演說。每值同學會開會，必登壇練習。初時意存艱澀，稍久亦習之。同學中過從較密者為鄞卓葆亭、蔡培祜、徐海沈春厚、劉宗鑄、餘姚毛汶泉、同邑沈炳延（洪承祁）、趙酉官（之傑）洪君。

入校后二月，以言動不謹，激起學校風潮，不得已自動退學。紀其概畧如下。

府中學本年錄取新生約卅餘人，而舊生之數（君）相等。校中為管理便利，以舊生居西樓，新生居東樓，遂以居處之隔（多）■伏相互歧視之惡因。舊生大抵皆二十（歲）以上之人，新生之平均年齡則在十六七之間。以舊學生成熟之文字語言，則舊生優於新生（甲班同學十一人舊生居其十人，楊菊庭、戴軒臣、羅惠僑皆同班也）。但新生多出身於學校，所受之新教育，較

舊學為完全、對舊學常蔑視新學為未足之事、而新學則以為無足輕重、排斥科舉之場、
僅於學者又因文字、豈得為完全之學者、至以學術言、以舊學中確有學案甚深而不
足為訓者、如考據訓詁、始[illegible]嚴謹之法、而夜間和出躁博為狹邪歷數之有之、其益
命先生撰書勸學、概變其舉、與新學並不平、豈知舊學方盛之於以帶至極之甚者、
又奉以不振之詞謀新聞雜職矣、（趙惠甫所藏西書二卷、融合以舊救新聲之新師、且
諷示閩學鄉邦繼知新而退）而使吾校附專不附藏退）、會新生回本中有好事者發
起圖書展覽會集而樓訛同學為考祀、謂吾專樓之書期上有廿萬文萬册光代毅
異符、而棋種格理化社會學圖畫書、學說科書籍、以報君平所著述為義富者、而搬國
書斷源而隱恨之[illegible]因學會開大會、新舊生相約以為生新進為題、[illegible]因各生活
之廣化、余亦為演說者之一、當同年好集大於余矣、顧余尚不知已為舊生僅得精言之日

孔子的叫、蓋由淺易、李而雜居衍襍且公器、下[illegible]書抵予詢府中告自聞部書保留草

之之狀以何人、參觀覆一長函、備言當日之之屬效、其文無過公共時、為改易者增加、祗

蕭條侍從無事、君並教授讀經文學儒理、其擇者進極悲慨云云、吉哉、劉君秉儒崇

義之之、今日事此後編、劉君由其著名見之、劉君極犯患、通都其著君未命公、

申其後畫完之、以貴南橫彼同學下午返[illegible]（旁註：如閒）校信植、[illegible]取全書而訴說並請、要求

府予即日斥退、予劉舊書全部退集、剔解生日紫奈花石草、聯名二十人、上書並擔、

謂如斥退、豫書劉君中生、今當退矣、閱其中的若善全擇其生而余根高首畢、被

壞因居名其、擇之記之過兩次、留俟先生其成而責求平、君亦師友情、謂今無罪的

有祕壞者信紬秦自由之萃、且庭罪名者、而其有轄責之處、而著之精深持難得予條

名不可、藏者債先生又從而助之、禁淘之時而科罰余[illegible]（旁註：被王某之勒 出）余康斥言統告格都遜之、警是

相持者數日，校董會會長懷讓三先生召余往，勸自動告退，以保全學校，然校董會之其他評議員如趙林士先生等，則謂如此處理太覺偏頗，時蔣生黨羽張見聞先生亦不以為然。喻庚三先生初以為新舊勢力之爭，非斷然處置，則將擾攘無休，遂實往學校，召集舊生，宣布蔣生之各記大過二次，謂陳生對不起同學，已服其罪，蔣生對不起學校，應受處罰，其不服者，退學可也。余至是始悟以余一人，將使全校解體，遂即日自請退學，而風潮始平。

退學後無所歸，寄寓育德小學者凡三月，入師範學校簡易科，■作選科生，從陸憲章先生學博物，從藤士先生學日文及圖畫，夜與馮君同君同宿於育德小學，間亦為育德補習教師代課焉。

余自府中學潮後，深感共學間居之痛苦，每值五日休沐日來訪，輒相告語，謂此後必當

慎言慎行，力戒輕妄之舉動，寧取三弟厚重沉默，少時已若成人，無待余之規勉也。

自今年入府中後，喜閱新出譯本之小說，或言愛，或偵探冒險，或歷史小說，無不過書肆

必購三五冊以歸，寢饋於斯，若甚有至味者。退居閒居，尤沉溺之，大哥嘗加戒之，而未能

改也。暇時輒思慮於升學問題，以縣中不能再回校，師範又程度不合，躊躇無所出。六

月某日，邂逅范秉璐君，其兄均之為大哥之友也，予二人因之締交焉。秉璐方肄業於浙

江高等學校預科，以予之程度適相合，力勸予前往同學，顧高校不招插班生，非

請求特許不可。踰時偕之赴林士逸之先生，事為張葆靈世杓先生所聞，力以介紹人自任，

為作書三通，分致高校教務長王偉人（惟忱）先生，及監韓強士、壽拜康（昌田）二先

生，求破例插班，願受試驗，遂返家請於父，父許之，命隨族父安甫伯（赴杭經商）往杭

州。臨行送之於門，族之父老有詢予何往者，吾父笑曰：如游僧託缽，負人求傭，何方棲止，難

自是千〻悠改閱此言、觸動愁懷、不〻淚矣、
據杭州、廣東館客者處、接友札于威張同來書館也、據許章媒、余見其親擔甚殷
難壽之苦也、韓壽之人是誰、張世和何人、已不甚詳情之矣、王某移長當見、者難識能使
請本樣石擇某破個神仙事覺上所不許可、乎懇請再四請顧受屠稍識能、如程春更處、
不敢強求、屢欲進言也、求答無所、祇見其來指者數、亦不忍使一無告青年流浪失所、
王先生語其自〻盛贊、明日再來見、次日再往、則盛贊其留何先生處考試自學矣、
●詢所告及府中長子書原因、余直陳無隱、要先生似感動、謂且先試國文英數程度由之
程度何如、遂命題擬職、凡二所詳擬卷、十餘係吾急令人待意、明日再來看試卷考
理科兩史地、余於是有一線之希望、既辭府、張同來〻肆友邀遊西湖、從容問予以
未就學否、余告以雖在杭讀書曾經視試聽結果而定、中有一種特殊安排問予、既

讀書之事未定，購書還及衣物如許何為者？又不係取則又考據以歸之，窘甚哉奈

所念。翌日往應試，知尚有海寧同學鄭曉滄字宗海亦申請插班而入者，乃偕鄭晤談甚歡。

准予插入預科二年級乙組肄業。惠此書者父辛年來流蕩不定之生活，至此得有

歸宿。深感蔣夢麟先生介紹之力及吳玉工先生成全余志願之惠。蓋清季革命思潮之波

及學界者，為南洋公學之墨水壺風潮，（瀰傳甚廣，成為鼓動之先聲，）當時之青年■以能發動學潮而榮，吾鄉

吾邑亦有繼起，余雖非主動人物，亦成為學潮下之犧牲者，事後思之，有餘惕焉。

入高等學校後，余之生活又為一變。二年級之教師，授經學者為專樸石先生，授國文歷史者為范

緻文瑞愛先生，授地理者桃溪辛先生，授英文者孫璐惠先生，授理化者邵斐之先生，授

數學者謝伯讀先生，均以勤學辛導諸生，同學亦勤奮向學，余專此年中，始覺讀

書之可樂。友朋中最相契者為陳君蔭中、祝廣光、史由、毛孝建、雪影、瀛道人、姚克、殷值

海虞梅閣（振初）徐圖雲、吳素琳等數人，而梅閣圖雲視余獨厚，其扶助匡救之益尤多。

是年冬庶妣羅孺人來歸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六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預科

校內教師才極一時之盛。時教務長聘吳興丁先生，丁先生諱我何，字仲方，徵[illegible]演示社，我則特敏捷。其教與詠伯詩先生相等，而教法則不及謝先生之詳明。蓋丁先生天分高，尋以自悟非同學也。其他科目，有日籍教師四人，一為近安孫，授西史、西地；岸世道觀，寫嘯浮齋；一為鈴木龜壽，授博物，精力珠海，而時時踈忽；一為元橋義敦，授音樂，先授歌謠，余每至諷詠競習，甚厭詞則指出學生之文字優美者自撰之，學生既於歌謠服

口成诵，又歌唱同学自製之歌词，殊感興趣，故于乐课乃为日人甚受欢迎之一课，四为
富長張藏，授普通體操，其人粗犷無文，如野狗数头，出入以相随，同学咸鄙弃之，
兵式操及器械操，则吴为门陆荫堂二先生任之，静安先生担任，
高校斯时有一极不良之风气，即所谓「逃班」，逃班云者，对于自己所不感兴趣或认为不
甚补习之学科，即自動逃课是也，此风倡於三四年资秀異生、中材中渐渐效之，余平均每
日總有一小时逃班，以去宿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所读书以文学史地方面之书，笔
记小册乃多，泛滥涉猎，无计划，无统系，学问基础之薄弱，不能不深悔少年时之自误也，
同学来者甚多，久而相习，以学问才华相慕重者，则有钱斗之黄念耘素青（国文外国文科學
皆超绝全校）徐寄之汪逵人、杨先、金华之邵振青、锡瀛、钱唐之萧存之、姜威、绍兴之朱闻光（其焯）、
而最之林知敏、绍兴之邵翼如、许君，以性情气谊相投合者，则为绍兴之沈柏严、宗隋，吴翰之

郭任雲鈐、蘭集之胡心猷、蚌[illegible]辛[illegible]以美術等師之義相勉，而陳君君哲尤激昂。時

時以該校種種革命之刊物假閱焉。是年秋，校中聘沈士遠先生來主國文課，張冷僧宗祥先生

來授地理，而先生實[illegible]學生接近，同學時時往其室談話。沈先生常以孫報、民報、西湖外出

版之新世紀報等，寄示同學，並於同學於國文課餘中，往往當面講說種種時事，駁逐胡虜，竟

無稽之者附以□□字稱之焉。

吾校教育方針重自治自覺，管理不甚嚴而考試甚勤，自學者教職員皆盡其能力，皆

重在精神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於一種和易之空氣中，幾自忘其為學生，自覺自樂

篆派

武術原趣出于數共，有校友會以生智為校長任正副會長，每級常舉正一人，書記會計

庶務各一人，作種種課外活動，所作學生自治能力，余亦以被舉為本級之書記，會正則

汪遠人往之使之。又國文史地博物均由程教師教授，不用課本，而用表示講解，故本級均

由学生自编讲义，学生三人分编科目，缮印装订分配给同学使之，余尝被推[illegible]编辑生理学讲义之后半部，将消化系统等理解较详确。

是年春蒋尊簋自日本学陆军归，成立新军二标，蒋为标统，二标之官兵皆征自民间，多识字受教育者，亦有艺师拔萃应征，甚为当时所重视，二标成立之日，杭州各学校学生齐往梅东高桥举行盛大之庆祝会。

秋，参加浙路拒款会，充学生代表，先后二月，奔走之日多，受课之时少，于学业殖荒甚大。浙路拒款运动，盖以当时汪大燮任邮传部长，主议归国有，将以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浙人群起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自耆老绅士学界商界均有组织团体事讨论之举，省城各校均派代表参加，予被推为本校代表之一，时时开会，或集议讨论，甚有于中正操或竟日之旷，予完全未上课，自此以后，数学成绩大退步。

是年六月 六弟訓鑫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九歲

肄業高等學校預科 夏畢業入正科

是年校中課程及教師無甚變動、唯余對於數學理化之興趣日減、丁先生授我們三角、座如奔馳之馬、余既以去年參加學生運動、脫節甚多、益覺追趕不上、唯三角覺尚簡易耳、一鄭先生授理化、講解不清晰、[illegible]實驗亦不常做、同班中[illegible]外、皆未教益也、故余此半年中、仍以涉獵之學書報等爲多、於海上之神州日報國粹學報等尤喜閱之、

四月杭州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於梅東高校運動場、到者三千人、今華胡麗卿自南君得長跑第一、奪得錦標、全校以爲榮、余在會場任會場新聞編輯、以油印

余遂祇應圖畫教師毛惜仙先生授摹之，是為余練習新聞事業之始。
夏，修畢預科學程，同級卒業共凡五十餘人，（余成績列第五）畢業典禮之夕，學校治酒食餐同學，並請吳先生
為兩個同學每人盡一杯，其飲量真不可及。
下學期升入本科第一級肄業。　按當時學制，高等學校為中學與大學間之中間學
校，與日本學制相同。高等學校分三類，第一類志願習文科法政者入之，第二類志願習理工者入之，
第三類注重生物等志願習醫及博物等科者入之。余在中學時之志願，本欲習農業（當時極
希望到日本入札幌農學校，即今東北帝大之一，其在北海道，農學且該校課程亦完備）居與陳君桂
洪君善相約同達此志願，遂屢請於吾父，不許出國。校中教師同學均以余于理科頗有特長，為
校科設一二兩類，乃入第一類肄業，此為余後來為學做事之分歧點。若在中學時代已甚
望達勸而執意學及理化，則當時必入第二類也。

第一期第一学年之课程，注重外国文及历史地理，而国文注重者，所作课时亦多，时任英文者为邵裴子先生，长之，任法文及外国史地者为张镜人先生，文史，而国文注重国外男丙忌先生任之，同级仅十五六人，课程简单，集中练习机会亦多，此半年中以同学皆沈着好学，获益不少，而友朋之乐，亦更视昔为胜，盖自柯城皆自慈湖中学来，新昌自宁波中学来，志为自奉化中学来，正科两级同学二十八九人，吾郡占其六人，可称盛焉，在高校预科时，有满洲籍同学六七人，盖时虽房(?)绝(?)常(?)之帷(?)任(?)，汉籍生均不与交通，此六七人乃别室而居（自修室每室可容十二人，但满人之室无有敢与同住者）自为风气，然亦有沈着笃学之士，有名熙福者，为学最勤，课业亦佳，且预科毕业，仅二人（升入正科，一名熙良，入第一级，一名连熙，入第二级，同学多所始有与通候者，然第以协(?)敝(?)亦无与(?)其生交接，间以入预科时当(?)嫌(?)恨(?)甚，同学揭发(?)君，即被革所排斥(?)其也），

是年清光緒帝及慈禧[illegible]同日逝世、溥儀嗣帝位、明年改元宣統、

冬十一月三弟勉甫殁於家　三弟少余兩歲、而厚重篤實、自幼言動若成人、尤性敏慧、尤有治事才、以遠侍之性格言、酷類余父、於父母之孝尤篤摯、性尤純厚、自去年起、憫父之勤勉、即以輟學助父理家務為請、余父常語人、謂長兒（指余）簡疏好物外、罕見能遂余志者、其可為治史學者乎、余父游江西、弟亦能經理家事、並能有條理、族人某相助司會計、偶有挾詐、弟輒為之覆、人不敢欺焉、本年突患急溫症、自擬就醫歸家、鄉間無良醫、誤於藥、遽於十一月初五日殤、闔家痛悼、吾父戒不令予知、已知不可隱、然吾父因其嘱為吾余成就志、常念偶舍心、亦不以告、因其有年化深隱著、有慰其右、某日晚予不笑、堅詢之、謂君自有可笑此、君弟已夭逝、而尚茫茫不常子感情、子乃舉以語余、並語弟之喪已二月餘矣、　大哥寄余詩曰到風中道路、吾弟出何之、今竟獨行咲、相差一人素至耕作出老歸、漸與人疏、無限窮居泣撫、蕭條遺誡憐、

年假歸里，日與四姊五妹六妹等談至宵，往事歷歷相討，[illegible]咸無懽，[illegible]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二十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本年上半年教員多仍舊，余以志尚咸博等從恿，並習德文，一月後覺同時並習德法兩國文字，必至一無所成，遂放棄德文，專心法文，其時外國語無法文教師，乃張文定先生，其所採課本太陳舊，發音多英美音，故進步殊少，

自入正科後，所聘教師人數增加，所聘同學亦占同學總數五分之一，同學間漸以作法語，成為一時風氣，其時所聘教師，除外舅及仲車先生外，尚有胡況東先生授數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趙志游先生授法文，而大哥及申之先生等均以諮議局議員留省，休沐日過從遊宴，一時稱盛，

此半年中讀英文文學名著、覺最有興趣、但對於英文作文練習、則用力甚少
不及直柯等遠矣、
下半年聘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洪培克先生 Stanley K Hornbeck 為本
級主科教員、授歷史地理及論理學、陳佩忍先生授中國地理、沈尹默先生
授本國史（本國史之名義甚奇特、其內容蓋文化史也）
秋間飲食不慎、發患痢甚劇、先由東琳患此病、同學傳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
獨余為最劇、入廣慈醫院治療一星期未愈、院費昂、術淺庸、態度傲慢而疏
忽、院中設備及衛生均惡劣、臭蟲滿床帳間、詰之尚不自承、憤極出院、遷居上城四
明路鑫廬、秀琳六哥患病、來同寓、最後得六哥之友江山薛先生（六哥論病論道）
投中藥數劑始愈、然已形銷骨立矣、向當局請假歸里養病、其時清帝退

同舟歸、以食無兼過多、歸家又復發、又旬日而全愈、吾之不諳衛生知識者如此者、在家養病兩月、索居讀書、暇輒游田野間、生活閒適、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與最勤、而四姊調護飲食尤盡心焉、

是年吾家改建新居、九月落成、吾父為同志定療養劇、習匠庶材、終日無休、既成問余寄新居何如、余與妹等舟車往往、座談進進、悉以告、吾父竟笑曰、是已費我吾不少心血矣、今寄寓於余耶、因本大舅父嘗於余過庭卒話其事其塵、而今寄傲焉、

九月二十四日宏農君來歸、外舅留杭未回、由三叔舅代為主持婚禮、

十月中旬赴杭州續讀入校、校課脫落殊多、補習殊無從入手、每夜延長自修一小時、尚苦不及、嘗上歷史課、洪培先先生問此新來之學生何姓、同學答以回結婚請假、先生謂年未二十、且當在就學期、乃早婚耶、蓋先生已卅四歲、猶獨身也、

年假返里，晝夜補課，賴與竹哥假予課本筆錄為參考，與對於論理學、修辭

自修之故，頗悟激進也。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二十一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春初赴杭入學，經上海，時大哥及洪佛矢、胡飄瓦先生均在滬主天鐸報，寄居數日，同見

浙校廊，對社會生活，頗欣羨之。

學校生活與上年無異，同學乃學術趨切實，本年由洪樵先生授十九世紀史、國外

交史、世界地理等，請文六中洪先生佑之，以SEINGUBO著近世外交史為教本，而其文

課中選用參考書之歷史名著，全部學生均以史地為中心焉，余以興趣所至，對國際

時事尤所喜習，蓋在蕪湖中學時習外國史地之有相當基礎，皆秦子卿先生之教也。

為識途同有問題，輒揣揣子度一畫，寄請佛先生教正。佛先生為刊入天鐸報。廈通訊許，最以課餘常作文字投寄。余頗因投稿子業，心慕焉。

是夏浙江舉選官費生十名赴歐美，同學中如孫士變（可室）、施仁榮（尹明）及走為壽卓均往應試。余得外舅之許可，亦往報名。時中學時代之理化生物數學，未均撇出補習，試期既近，則與諸同學遇往得勝台交寓。首試國文英文數學三場，而余文英未，謂三科已失題。家中弟妹亦多而幼小，不願余出國遠行，遂止。會試場中先現某項謠言（以三試生有杭州中學教師來為洩題於杭中學生），諸同學亦試未終場而散。旋發，吾郡翁君文灝獲屬居首。

下半年課程加緊，有法制、通論、經濟學、及修身、地理等課程。法文則趙志卿先生授之，用文學名著二種為教本，同學頗苦其艱深。歷史已授畢十九世紀史，次授憲法。

史，並及政治學與比較憲法等。皆從諸先生研究有得之學科也。盡心教導。每
日需閱參考書五六十頁。課後我無餘時。無休休之日。但想得游覽湖山。並與校同
學受地理環境之影響甚深。其學風可以平易二字括之。學問與遊息不偏廢也。
仲秋某日。與張敷伯君及志爲、東湖城坊等數人游西湖。張君任教律師小學，與本校
爲鄰。並授本校法文課。某時已截髮去辮而不穿西裝。要等於蕃之。張君謂胡適將
往，君等奈何猶留此可恥之紀念物於腦後。遂由志爲倡議。區楊俊即與理髮匠剪去之。
同程同學六七人及何君同生均與焉。與理髮人即責。皆匿不以告。且偽理髮匠製假
辮以備用焉。
是年二月七日申生。
四姊自表姊以成盛、無措。某日以赴廚下治膳。天雨失足傾跌。遂患足疾。一足微跛。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二十三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夏卒業。　秋冬留滬任天鐸報撰述

春赴杭過滬，居天鐸報社兩日，以戴君季陶結婚，而報館論說，囑余代筆。每日撰短評二則，間亦代撰論說。惟中國人常無余書。馬志千、徐筱泉、林曉青時常偕余出遊，筱泉以余短評中常用水滸傳等小說中語，稱余為小說迷。

此年上半年中校課更緊，沈師（林撥書）加重速度，予等幾如逐車而馳。師嘗曰：諸生今日之等之程度，殆可入美國大學二年級而無愧。然余以此等不以此為止境，須以所學為基礎，閱讀用，須知中國學生開始一翻此未有之好年期也。外界於課程之本招余往談，謂以為學必待，其指示學問門徑。外界不與余為文士，而以顧亭林等期余。其後求元學案也讀，以為學問須為世用相為焉。

夏畢行卒業試，然身體受熱，使新婚，頗有變。大哥甚愛之，始喜無文，謂二弟此次考試，不作第二人想，校中教師亦謂其課業優異，足為吾家門楣光，且欲將家。然試畢時，生病耳。結果成績揭曉，列第四名。畢業之日，一二三名均有獎特獎之，其他皆名至余，獨空無所有。同學咸為余不平，謂我本屆總成績宜至少亦應有名譽獎狀也。監督劉先生、校務長鄧先生招余往，慰勉甚至，謂教師爲學但求以遠大期之，勿介介於等第名次，而自餒。鄧先生且謂余亦不利於考試，此且學問素有真實之造詣，亦決不居人下，而決心不足，宜隨時自策，無負諸師之望。鄧師平日遇余最嚴，其固個中對余最不假以辭色者，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終身感之不能忘。

畢業典禮後，即辭杭返家。以後旬日，應天鐸報之聘，任撰述記者。

天鐸報創辦人湯蟄仙先生為董事長，李寄任社長。湯先生長厚疎脫，不甚問社事。

而其左右幹部、有所謂詩龍張君者、陸思援拉杜為已有、詩乾甚至、大哥特據文持、

甚以為苦、至本年乃以辭於杜瑞、社中厭久甚矣、議讓於粵人陳芷蘭、芷蘭無澤詩

萃以周佛理、其背景為一部分粵人、與戚宣懷家或亦有相當關係、大哥既卸職、社中

更聘粵人李懷霜君為編輯、然社事既已議讓、而前後兩接未定、故飄瓦見寺

建議使余入社為編輯、並使余與局之接洽、余知不可付職務、然頗樂於嘗試、遂請命

於父、兄亦許其辭焉、

秋、狄平子就職天僇叔、約定每日撰短評二則、每十日撰社論三篇、月薪四十元、以上館

不能住宿、賃居於南京路第一行棧、棧社主人俞鳴奎君、與天僇前局同人、有交誼、對

予頗優待、以背接臨街一室居余、僅月取十二元為住宿及膳費、有時且招往其賬房共飯、可謂

厚相矣、天僇之舊日與沈筱行君共余同寓、而居者約一月、沈君去後、予獨居之、少年為

涉社会，对一切都感觉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

每日购猪牛肉少许，费二角，以待客来，虽收入甚微，且常常欠薪，亦不感若何拮据也，

每日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夜九时入馆撰文，十二时归，归过望平街口之陈一鹤纸

店前，出市买物少许，携至寓所食之，甚怡然自得。

在天铎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知者，八指头陀馆诗有迷津唤不醒谁作布雷

鸣之句，无布雷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此二字之

利署，乃出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当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

麪包孩儿呼余（时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麪包而曰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

盖以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因来竟以此名，而训恩之原

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彦及，终鲜有人知之者。

居上海三月，以新聞事業常往訪孟者為宋教仁先生鈍初，（其時主民立報，與于右任、□心、呂天民群共同事）宋先生亦甚親余，記有一日往訪於民立報編輯部，宋詢予寄居墨墨間何以來報界作事，余答以自幼喜閱長兄所寄來之自信報，入京當為重要也。宋於陽曆之十日，君聞之否，此大可以報館為我輩樹，不知海上奇聞乎。自是過從甚密，宋揮長文，地大（甚）說論列國際大勢，其中尤報以國際時局為論題，其謂有民主報，而予亦不自量度，每值國際政治有重動作，必予著為文論列之，次日民立報中有一文，相互印證，以為常。又神州日報有湖南唐之人，年與予相若，好為詞章，其論文說，所撰報評，造詣獨高，報館以外，則與南社諸子如柳亞子、高劍父、陳道遙諸君游。又常往謁張君孝西庭，孝西亦視余，多所啟益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義師首動，天鐸報為滬報界方針上最傾向革命者，與時報珠僕不敢移義舉。而各報多猶退舉，天鐸（甚）不可附和，即用革軍告林，而以論說屬予，予遂連日有撰

長文之擬會，作〈扶鄞〉十篇，擬日刊布之。

滬浙相繼獨立，寧波亦建軍府，鄉間不靖，且四姊七妹等均有病，八弟甫墜地，且在襁褓中。慈父把一人不易處理，遂乞假歸，移[illegible]家人於鄞，借翁厚甫先生家暫住。家母正產月中，不能遠行。吾父亦留居鄉以鎮定人心，故僅伯母[illegible]金家及余家兄弟姊妹往。七弟方二歲太幼，亦未同行。余伴送至鄞，安置無虞，仍去滬。大哥留金保存文書。余以往，投效無善處，心不善若輩，遂謝絕之。樓醉行逸，凌表正朝館，擁台之人三五輩時予門次，謂汝是虛遠，不來。甚余人聆絕，吾叔今若行及四千作，以再努力。此為神州民立兩報上上之時，時報新聞報不足道也。其時民氣旺盛，人人注民軍勝利，民國成功，印甫賓二人有同感焉。

參加張園之民社大會，識何海鳴、江亢虎諸人，鄧元沖君亦偕湘友數人來往，久始知為同學鄧

賤也、十月中旬、李陶來舍寓、堅勸赴東北佐蓋秀豪天麟戎幕、余以父命不許、且心不樂、
謝天鐸報而他適、堅詢其志、李深詢余無大志、
孫大總統既膺選、擬（方）對外宣言、初稿用英文、求王亮疇先生操觚為表、而天鐸經理
陳世蘭所知、要之來報館、謂吾社有陳君、可任譯之、亮疇猶不信、命試譯一段、以為不失
原意、遂全譯之、亮疇為校正文字、即交天鐸報首先發表、翌日民立報始知之、徐君天
復血兒謂于右任先生曰、此文乃為天鐸報搶去先登、可惜可惜、
余在天鐸任事五月、所得薪金、祇為與朋友應酬、亦不計較、而年少鋒鋩頗露、不自斂
抑、謝為臨霜所忌、懷霜是時（功名熱）奔走於黃克強、趨奉甚勤、必深晚一時始歸社、酒食徵逐、所未
已、蓋余之不甚世所為、一日突與余大起齟齬、社中經濟困難、君之月薪只給當三十元、其餘廿
元、時值流股票、余見之、又數日即遣人示意、謂論說一欄、須莊乘黃君為主撰、陳君但撰短評

可已，余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中之报馆生活，至告结束。

方余将归沪时，戴季陶、周少衡诸方面，若民权报、姚雨平、黄楚僧、太平洋报、邵

[illegible]为中[illegible]之一[illegible][illegible]此表[illegible]一[illegible]此[illegible]余亦呼[illegible]宪君王大[illegible]友人启

[illegible]君方接盘申报，亦约予入馆任编译，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宜鼓吹建设，非

[illegible]折冲厉精之依归，谋国家之善，乱如仅先担任和议译，但尚未定之会

职务。[illegible]有以海上之华之侨，非少年所以栖居，故之学因余父生来令之任和馆之执，令父信

予自涉于邪，而外则易不啟予以记者为职业，适今华先生寺有设立数实中学之议，适

决就数实之聘。除夕作书谢陶遗，旋得复，请任义务译述记者，按期寄稿于申报中

报例以外，因报纸杂志五六种赠余，作为酬报云。

是年八月八弟生。

清廷既覆，孙大总统一月一日就职，改用阳历，定明年为民国元年。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二十三歲

任教於郡城敎會中學　函授中敎任時仍續述更半年

敎會中學者，蓋本郡教育界鑒於六邑之希學業生日多，公立之第四中學主理不甚完善，而郡城基地於五中學皆外國教會所主辦，高等修敎者料均不完實，故謀有自辦之完美的中學之必要，此議發於錢吟棠、趙林書先生、殷書霞城、陳伯夫、黎鄂孫、傑君，兩大哥亦力贊之，會議華後，此郡假援北京學堂例於傳教狀態，陳李屏、何征卿兩師及某叔眉、何吟蓀兩君協同合作，無俚遂約集同人為敎會學會，假育德小學為校舍，而來風表更生擬供稿，蓋和中學之全部校具及儀器，由學會聘李屏先生為校長，招收學生三班，以五月二十日開學，余及成材亦受聘任教科，余任英文一班及外國史，成材任算學及理化一班，每週均授課十八小時，月薪各四百金。

彩任教職，覺亦頗有興味，以所任課程不需多所預備（簡易），每日儘有餘時自修，予是時之主要興趣，仍在於閱子書，故閱覽普通文書教最勤，每三日必擇精一篇，自撰申相，署名曰悬，至暑假後始停焉。

三月間，與會員等部成立，加入為會員，開成立大會之日，吳徐富先林斗南諸君為選舉事，謝觀莊文申之先生（張）為主席，調解之不可得，事後趙林士先生謂余辯論術可造也，郡中父老，皆以偏護太過焉。余斯時年少氣盛，自視若不可一世，尤善清談，每逢宴集，輒自登壇，招評議人，尤力詆彼時當法政學之志趣卑下，且謂法政學校不閉門，民國必無治日，（甚至于浙江一省，所私立法政學校凡七所，莘莘學子之市招，多於酒家，政府無管理取締之法令，猶有淘而言之）以此甚招當時父老之忌，君亦師聞之，招往誨戒，謂少年時炫露才華，初自形其淺薄，且亦自視身份精神，視[illegible]范壺公（即范賢方當時法政界所奉之領袖也）

何必餓餓一食盡嚥有斗酒，只飲之耳。吾豈將步後手段，應為政治活動，欲以成之耳耶。為

余之政治，不能哉出為奔走以大其事，遂自諦哉，努力學問，應速讀書，余深感師意，遂力

自檢討，自勉勿復出廣庭中輕易發言。

是年四姊歸馮君木先生為繼室，作伐者大哥也。

獲見鍾憲章叔言，叔言為君木先生得意弟子，相若語最久，性介直孤冷，好詞章，家

庭多憂病，素以苦吟弄情為樂，特入遺於玉識，朋輩中別具一格者也。

自余任教於郡城諸家補近，每月歸省一次，頗有家庭團聚之樂。是年六妹尋繼母

於寧波女校，其學生書冊，手以修晰所入為治，減吾父不能予代為負擔，何可記於冊焉。

民國二年 癸丑（一九一三） 二十四歲

繼續任教於郡立中學校

是年加任世界地理及法制經濟課。學生程度漸高，預備教材亦不敢不精審。與從前所學者相印証，覺教學相長之語有至理也。

正月四姊逝於家　四姊自歸馮氏，抱病之日不多。春初念家特甚，自城中歸寧，遂不起。姊敏感多愁，體本孱弱，喪母以後，益傷于感，於惠愛弟妹特甚。又諱言疾，常強起助庶母理家事，辛勞耗損，盛年遂殞，可痛已。

外舅在師範學校任國文教科。春仲患病，命予代課。每日自敝寓出門，循西城，登城堞而往，課畢後循故道歸。有時携書相隨，遇夕陽好時，輒坐城堞上讀之，自謂有情趣也。至夏初，外舅病愈始已。

是年始嘗說文，讀段氏說文解字及王菉友說文句讀，又常從君木師講論文字。然以心浮氣粗，作輟無恒，故所得殊尠。

高校同學之任教於甬上者，有黃柯（之南）東琳曾祜（在中等工業學校）、（貞柯）軒臣（在師範學校），咸得專、每值課暇，常相過從，以教授心得相晤談，甚以為樂。

是年夏為敎會甲班生六七人補習心理論理、英法文等各學科，志尚亦來校担任補習物理、吟華兄、全國大哥等均來集（同窗），課暇談讌無虛日，凡一月餘而罷。蓋是年北大招考，敎會諸生校早畢業，往應入學考試，故為指導預備也。試驗結果，汪煥章、馮中皇及大姪（孟秋）均錄取，吾鄉之學界，始漸漸知敎會中學之程度。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二十五歲

繼續任教於敎會中學校

春　五妹于歸翁氏

（是年）與志尚、奎公、務二君均應聘來敎會任教職，志尚仍兼中工之物理化學教職，咸時亦同往中工作課外講演，貞柯亦時就中工之聘，兩校同人常相過從，林君森叔謂兩校學風相近

宜立撰僞議，故于六日往中工，代國文課焉。本年范帖之先生長四中，延余担任該
則修所，無圓授課四小時，時聽之表哥生中（四中）任教學校，有付戲生欣庭留宿。
夏初思自念長此任教，幾無一長，終非久計，故入紫格專業，商之大哥（校立同在此）●哥父●未能成，遂止。
閏五月 長史積泉生 產於僞瀋醫院，余罕日自雨往視之。
六月十九日 先考棄養，享年四十有九。
先考近年精神衰頹，常自憂不壽，去年除夕，召余及弟妹（及婦）告之曰：昔謂余年四十，必有將
辭世，又謂余四十八歲甚不幸，過此則壽至六十餘，汝母逝世為三十九歲，其言甚驗，故余近年
壽也一二年。此年如去，今已除夕，當無他患，想可如汝言之也。」余及弟聞之，方自欣幸，不意今
年乃遭此奇變。吾父之病，自六月五日起，僅略有寒熱而已，值之年天氣酷熱，由是于調攝，
佛閣又無良醫，至初十以後，始送保泰醫院，無速服醫士通日診治，醫為傷寒，至十七日比
由可日益加劇，是夜余瞑臥中，夢有人以草索迴縛余身，大呼而醒，自疑惴惴，不敢復睡，及十九

日夜九时许，气促痰塞，余趋呼揭前，父握余手，瞪目直视，发音模糊不可解，盖舌已僵木矣，
视其睡中，演踊黄也，大痛哉，哭出■声，父握余手，屈余之拇指及食指者再，余再三揣度，不解
父意，最后高声请父，谓家事及宗族事耶？更出缀一切事业，锐意承之，勿以吾父忧也，父微颔
其首而殁，呜呼，自兹余乃为无父无母之人，追忆曩昔，我勿复能下笔也
吾父既逝，余家弟妹最多，四弟十四岁，五弟十岁，六弟八岁，七弟五岁，八弟四岁，六妹（二十岁）七妹（十八岁）
八妹（十六岁）均未嫁，九妹生于是年五月，迄今月余，且宗族事务尤多，无人经理，
念余父临终遗言，余遂摆脱一切，专心家居，西四中及新会辞去教职，
七月下旬，为父设奠，殡于良八房之高原，宾客来会葬者，念吾父之慈惠好义，悯余之家昧
屋弱不肯就量之家事，咸为而深，外舅亦来临奠，时应母及政以家政内务归余妇宏
箴君，为箴君胆怯勿敢承受，赖外舅以大义相责，始依命受命焉，

余幼時習為疎脫，既長就傭，習學於外，居家之日少，並亦不復親庶務。吾父以余不習家事，即假歸，亦任令視廢書寫，而令佐雜務，故管而稽會計，米鹽出納，倩僕分理等事，共余君協，而入（村）亦以吾父氣韵康健，且事必遐壽，可長承庇蔭，故不復措意及之，今突遭此變，我如千鈞之任突然加於肩上，憂思無計，累月失眠，慮以力乏繼承，賴吾父在，某日突聞（問）大姊，余得力如旋見訓稚子（の）訓孫者，以遐齡白首其父，為孫室而部業者也，大姊聞而特述於伯世，家人皆以余長成過度，為余深憂之，余又嘗戲告其余友，謂今而後乃知書生之無用，余向日去桂之所習，皆御料理家務，一無所用之，而備人所視為支家之條件，在余乃無一而備，非又少學生從頭學起不可，又幸得知弟去御，即斷養丐卒，亦有督視弟之指教，以彼手所知（多）於弟也，以緩一念，時縈腦際，憂傷抑鬱，不復能寐，而家叔君賜承家之重，其秉弱自勝，任亦（與余）相類，長日嘆吁，無可慰藉，此為余後來神經衰弱致病之主因，

余之所以如此重視家族事者，蓋吾父於族事幼時，常為述祖父之遺訓，祖父好義行，能任事，晚歲居家，創義田，修族規，務義塾，闢水利，皆所產而之，而躬自經紀其事，以傳命余父，以從承先志管理族事而久，功名非所重，但入孝明義理而已，余父生平磊磊，守之如衷，平時屢為余輩述此言，且謂此大哥作人於外，所論殺格度，由於尊其志，將來無可任余任此者，無言此所謂不能，以二弟大起為余家之太不幸，故易其之項，居余而指承志者，由吾弟妹故為而宗族事無疑也，余自此退出居家十年，如後有相當進取之志，以兩個月之時間習珠算及樣量法，整理各種冊籍，彙記多類而保存之，延律企棠柏來余家助收租事，今余為余乳姐之後夫，家中人皆以奶伯呼之，余計則依老於和平之世依者叔有按氣非故時寵張之可寸，

此年乃年中最為余痛苦憂患之時期，筆墨書語，豈一概有紀，無限今昔，亦無心作此也，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二十六歲

家居

春間事務稍閒。甬上諸友人以余擔守家園。將成心疾。屢屢招往敦寓小住。與余觀同學數人皆能安心任課。群居講學。日有進益。返顧自身。僅無立處。其事成就。自分無望。徒增悵觸而已。

余父新喪時。庶母哀戚逾度。且不知余與余婦宏農君之性情。常以孤雛無託爲慮。半年後漸相習。對余夫婦亦聞識相對。余藉冀由與鄉里作深談。有所苦當直接告余。庶母先從余言。每晚督率攜其弟至余室。命余督之溫習。且談家務。蓋庶母性固忠厚。故鄉里之言。亦無得而入焉。

余所經營之賬目。有吾二家共有之惇睦堂。慎思軒。吳莊屋之大宗祠。義田會。蒸嘗會。

有亭林岩有之節義焉、（䌊耤礼畫）水利會、及俄並會（去年新創為各防用）、曾以田產為大宗、暇輒出行既畝間、以先父所繪之圖、按址尋視、無一、識其所在、與記憶遺忘、隨記隨志、於悟識之時、而及十之一也）、

是年十月　舉兒生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二十七歲

家居　去就雲中學任課、每週五小時、（普文及法制）星期五去、星期六歸、

是為駢文、取洪稚存胡天游曾賓谷諸家文集讀之、甚時外舅教授京師、常来書詢余課業、既知習駢文、以函責焉、勉畫戒之曰、駢文不易學、其辭將傷真性靈、習為轉作、頗不以為大自期、而沾沾於文词也）、然余實不喜駢文之藻飾、有含蓄、非不能學、擬去時之讀國之、　是年春為從家置田產、受諸於人、忘其欲、涉訟應訊得了事、而所費數百金、

二一年夏、何旋卿先生辭新寶校長、當會同人舉余承其乏、余辭不獲、又以外務繁、乃任其名義、而以副校長屬健之表兄負實際責任、

冬、決定為父營葬事、卜地於王家稍北之山麓、取其高曠堅實、且與吾仲父振翁公之域相近也、　吾父生前、最關心於戚族友人之喪葬、一歸葬源深表伯之柩於安徽、二歸錫山懷表伯之柩於江西、均隻身長途往、不以為苦、居鄉常勸人速葬、且力為經紀助成之、不迷信堪輿之說、謂山何能禍福人、若他人既信之、則亦為命地師卜其有無妨礙於他人之墓宅、所謂損己及人、須因鄉俗、不能以他人所信者、強於人焉有也、里是余父喪將三年、乃商於陸氏姊丈、決計以明年為余父營窀穸、

學期既終、謹辭新寶校長、諸友仍勸留任半年、

冬十二月　諸先生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家居　仍在新實蒙課，每週三小時。

春仲，先父墓工開工，新舊甚近，每日往視一次，四月落成。請外舅撰墓表，錢太希君書碑。碑兩旁鐫二語曰，甲子夕樹貞石為千春揭佳城，王仲蘭為之所撰，以其穴豎碑之日適為甲子日也。既成，奉先考妣之柩安葬，思祖父之靈遷葬，謁石工，味不識實。孟原定計劃衙門，得於合伊等，不使受罰，自謂無子無[illegible]能而已。

入夏後為七妹料理嫁奩，每五日一次，出購若干事以歸。蓋父母均逝，不得不由余自理之。新婦謂書生乃亦解此等事，而七哥則尤為形貌瑣細，甚無謂也。

九月七妹于歸姜氏。時適杭州間有戰事，乃多驚，雖折之及望印同為照料。小晃母亦來余家相助料理。

六二

余自是年起，又稍々讀新出之雜誌書報，思想亦隨日異，略知時代潮流，且藉以稍解岑寂無聊之情緒。

是年 三姊逝世 三姊於姊妹中最頑健，自七八歲即患頭瘡後，以此多病，自歸潘氏，以潘氏務浮靡，侍家務者，常是朝而起，三姊素不耐操作，勉從潘氏後，且生育兒女四五人，時逾日衰，再又過世之年，二姊適歸寧在家，自去病，旋即愈，至本年患胸疾，乃竟不起，思昨姊丈未歸之，余與偕宮無存之後，未見之時未之診，三姊竟享年後，此觀性格，在余兄弟姊妹中最類余父，而固亦短命以斷也。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二十九歲

家居

六妹已長成人，留心婚事，近無當意者，今春以高唐縣沈潤夫之君之介，與安陸

此句移至民國六年

馮匡氏瀛君偕婚，當新婚時，余即往傳海，訪馬崖英夫於傳海，為其少子授，信宿而歸。庶母問迎海壽筵，以太遠辭之，余兄弟均以馬夫婦先行青聲，且家事單簡，遂得皆焉。

是年二月　長女細兒生　連育三男，乃得一女，且彼有其母，極愛憐之。

二月外舅六十生辰，撰壽序一篇，携妻兒往祝，留五日而歸。

十一月　庶妣逝世　庶妣自歸先父後，身體本不甚健康，自前年起，乃常覺有肺病，卻向無名醫，庶妣又迷信神巫，服藥不久即棄去，九月後，病大劇，至十月二十六日逝世。遺三弟一妹，又是余之責任。憶先父臨終時自謂：再越十年，俟弟成人，即可息卸家事，今又不可期矣。其考辰君言及此，輒自恨所遇之甚差也。

冬，遣六妹于歸馬氏，成婚於滬，伯母及諸妹均伴送至滬，余亦留旬餘始歸。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三十歲

家居

●君木師屢勸學詩，●有「昔人以曾子固不能詩為憾事，子固何嘗不能詩，第子性情相宜於此事，望勿自餒，以副師友之期望」等語，感師相勉之忠，今年春向擬徵詩錄若干種，擬日誦習之，與偶為作詩，輒粗率，若●入目，●今蓮先生語余：「此事宜未冠時為之，則放手大膽，久亦有成，今則眼高手疏，卻是年齡智力關係，即強為亦難有成，不如韜之。」今蓮先生研究學習心理，其言確中吾病，予遂放棄作詩之嘗試。

三月以錫卿宗老（義寧成和典副經理）之約，偕伴游贛，家中事託本源典伯照料。是時由九江乘輿，經瑞昌武寧而至修水（陸行約六日程），住谷和典中，約二旬而歸。歸途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換乘南潯線火車，到九江，凡四日程，余本擬乘此川

南昌訪熊氏世丈，而佛卿家君歸急，遂同歸，過危，因無船，留滯四日，蓋適
值五四運動，滬上商會（罷），亦罷市以響應之，故海船均停駛也。
余時欲訪問績溪之動機，因佛卿家君決計辭職歸里，吾亦將無人支彼照料，故
從佛卿家君之籲，擬往一視，往視各號結果，竟熊氏股東散漫不問事，與中內各
號久空虛，常年以積欠未耗於錢店之貸款，無可為收回，至停頓，均熊氏派人
來滬之無人來，封存情形，知非可久，歸商於吉哥，吉哥謂雖長素及，且錢五宇號股據
僅占二十分之三（計六千股，每股資本制錢五千貫，余家與仲書三家約得一股）此外
皆為各房池，惟有將存款逐漸提回，以救其局而已，後來如左元之言，存款如數提歸，
追時來時，每股得四圓（股本）帶三千六百金，亦云幸矣。余家不遠數千里來接而俱林合資
經營典業，彼人遂不知其詳，蓋余祖父先前以為茶商，每年到江西之義寧州（補改

者付水缸，亦索。余伯父仲父均随祖父经营茶业。仲父逾冠即逝，伯父亦先祖父而殁。祖父年六十，决去归里，不复出。而赣人士与祖父感情极好，咸愿遮留此邦。祖父留一纪念于其地，乃与南昌熊氏合设公利典于義宁州。祖父之意谓典当所以便民，非寻常商业比也。其后因遇浙省展，有同利之典、永利钱庄，并生山镇。以本典为我与人合设，成和典、咸和钱庄，初付款亦依袁伯主之。其后亦与晓卿章子琨托任为经理。今经济乃立子琨任经理时代。

九月二十二日　宇农君以疟疾殁，距李女棣儿之生仅二十余日耳。

宇农君本年娶李女棣儿，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身体殊感疲乏（面色憔悴而黄），且常悸，恐屋时不安全。夏间某日，忽无泪相告，谓夜得恶梦，梦三物入帐，与多人哭送，忽苍现，方有一新棺舁一妇尸以入，不祥之兆，余将不信，而君亦久之伴侣矣。余以梦境无征，不深譬解之。

終不釋然，且隱備後事，余不知也。九月廿日梅女病，畧有血暈，亦僅數分鐘即醒，然六七日後，舊恙又發焉，且右手右足均感麻痺，知覺神經亦畧有偏頗，舌微僵，發語艱澁，往往所發之音非其所指之本字，如謂「鏡子」為「刀」，以其光澤相似也；謂「尺」為「秤」，以其用途相似也。然此類錯誤亦不多，且間亦自覺而笑，唯精神頗好，延西醫丁君茂來診視，不見痊，外治醫者診之亦無效。後由上友人介一針灸醫來，言能愈亂疾，投藥數劑，僅服二劑，以外伯醫言中止。迨九月二十二日，氣喘甚，招余往撫看，頰撫其首，示不可救，執余手言「頻思」二字而氣絕，其時外姑亦來余家視疾，聞愛女竟逝，慮昏暈，家人攙扶，更不忍述說矣。　宏農又逝世後之一星期內，昏昏花花，家人皆恐余成不治之心疾。十月殯宏農夫人於良八宿寺，余續之以痛心，撰長文以奠之，並記梅女於外家，以望族公益事之錫鄉宗老代管，決明年棄家遠遊，以減悲哀。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三十一歲

以家事諸小男毋居我家，託為無料。泉皋瞎三先生寄養於寧波史量公育社。余乃離家赴甬，再就該學中當之聘，担任教科。

史量公育社為余與蔡叔坤君所發起，設所地於鄞縣江東，與育嬰小學毗鄰，便於照料也。社中聘王旦文女士主持其事，收幼兒自襁褓至十餘齡者十四五人，保育之，亦有識字、運動、讀書等課目。每一兒童全年經費六十圓[illegible]及兩年。後以來者不多停辦。

是年上半年，余兼任四明日報社撰述，每日上午至該校授課，下午則至報館寫社評一則，隨感錄亦也有，每日如此。君不佩服，最喜閱余之隨感錄，謂其筆墨與思想均非海內報紙所多見，實僅特之譽也。余此半年中，唯一宗旨，為使腦筋不得閒，故

逐日工作，不以為苦，唯偶一返里，見伯兄禍福中麻痺又甚，又不免悲戚無端矣。

本年二月　四弟婦來歸。

六月應商務印書館之聘，赴滬任韋氏大字典編譯之職，楊君士希五所介紹也。既至滬，與黃蕃五同處於寶山路順泰里，每日入所工作七小時，張叔良君為主任，吾與覺康及曾文奎、于貴三、居忠沈巾均同事，工作餘暇，常相閒談，相若及時之言語以自遣，亦常與人通信論學，其時於朋之生活，滿足靜極而思動矣。

湯節之君發起商報於上海，以其舊友不需，未出版，大哥由意長舊君用而乃云於上海研究系所盟林士先生書，為贊助政之談，善編所于某編，得全為編輯主任，自十月起開始籌備，以期歷一月一日正式出版，此為余與鄭任新作第二期之開始，初出版時之編輯部同人，有潘公展、潘更生、鄭逸長、陸欽生、洪人士、哥任保積梅。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三十二歲

在商報任事數月後，覺廊陳訥人思想太陳舊，對編輯方針不了解，殊苦之。

三月，八妹于歸蔣氏，嫁事皆由母代為主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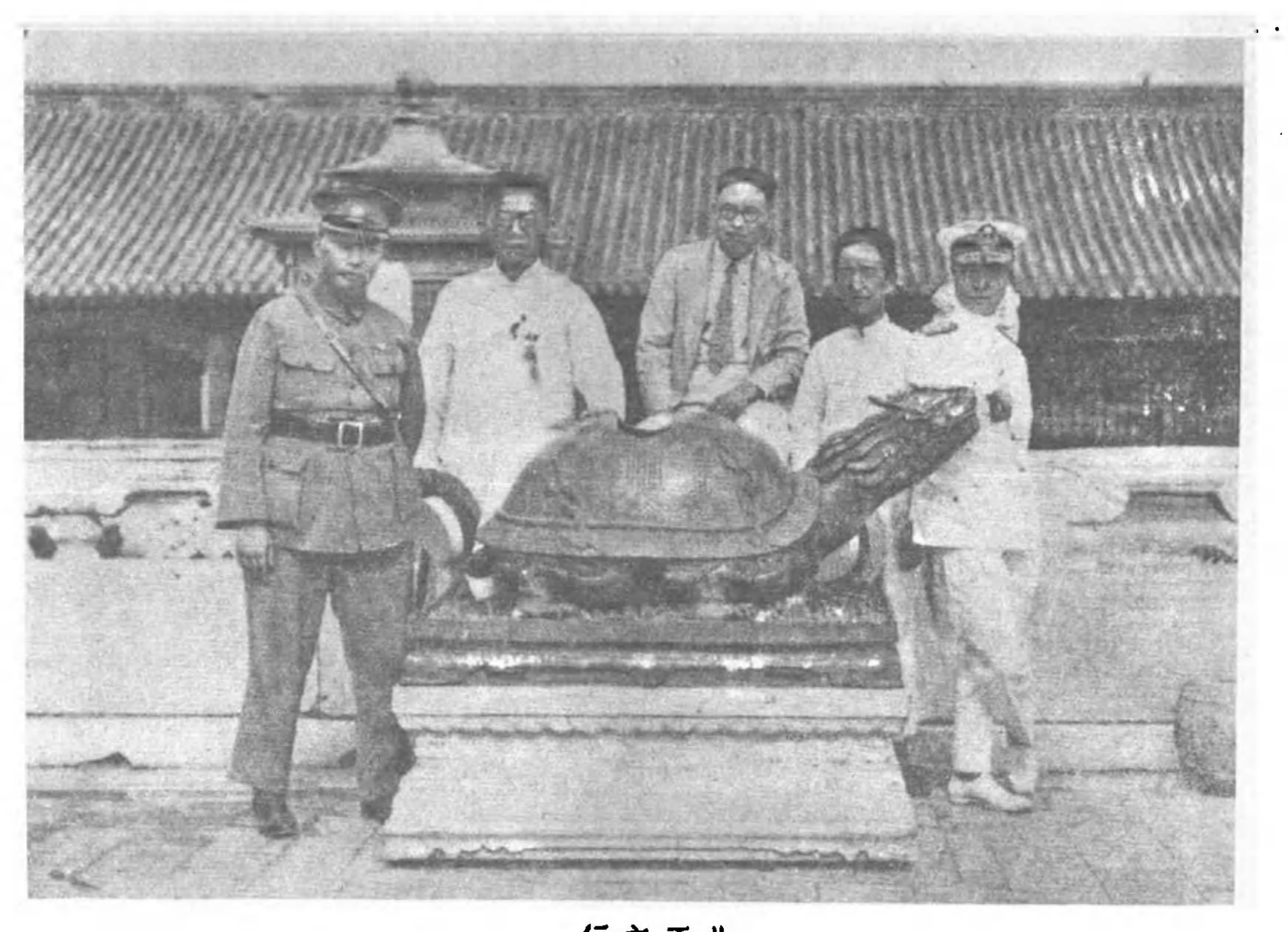
七月，以老友洪承祁君之邀，辭商報職，轉入中易信託公司，任文書主任，何秋師及徐之表哥任科長，承祁為經理（十月正式開幕），盛同鄉俞佐庭任副經理，公司業務分信託及銀行兩部，其實際以保管貨幣為主業，余曾自告奮勇，擬發行時兩擔任其事，頗感心理上生活之有序，不數月，以廣訟者子易所之事果，公司內部不能支，而承祁▇▇仍得自支局面。

六月，六妹患病逝世。六妹身體本不虛弱，婚後操作勞，漸不支。六月間以溫熱症遽夭其年。母聞訊悲痛已不能言矣，助理之為料理其喪。

十一月 太原君來歸

與太原君訂婚，係何敬卿師為介紹，初夏訂婚，會太原君有失恃之痛，不得不將婚期延展。余亦不敢一見王氏之外姑，引為憾事。（王氏外舅諱掛模字巨東，外姑張氏，太原君其季女也，予訂婚時外舅已六十二歲矣）

婚禮為免家庭負擔，改在本市假江北岸寧波旅社行禮，張讓三先生証婚，翌日歸家謁祖廟，午後歸寧，第三日同歸數庵，遷入千德路廣安里之新居，與崔慶三君同住，慶三夫人■女士為太原君之同學，時時對余家多加以指導，慶三亦予友善。■兩家同處，■甚不以為異，年假後謁見以後，以保育結束，將來應依母以居，附細史何當有構，梅史仍留楊氏外家，予至是既成之家，從此經營完，予開始一新家庭之新生活焉。



北平之行

陳紹寬 陳布雷 袁同禮 羅家倫 張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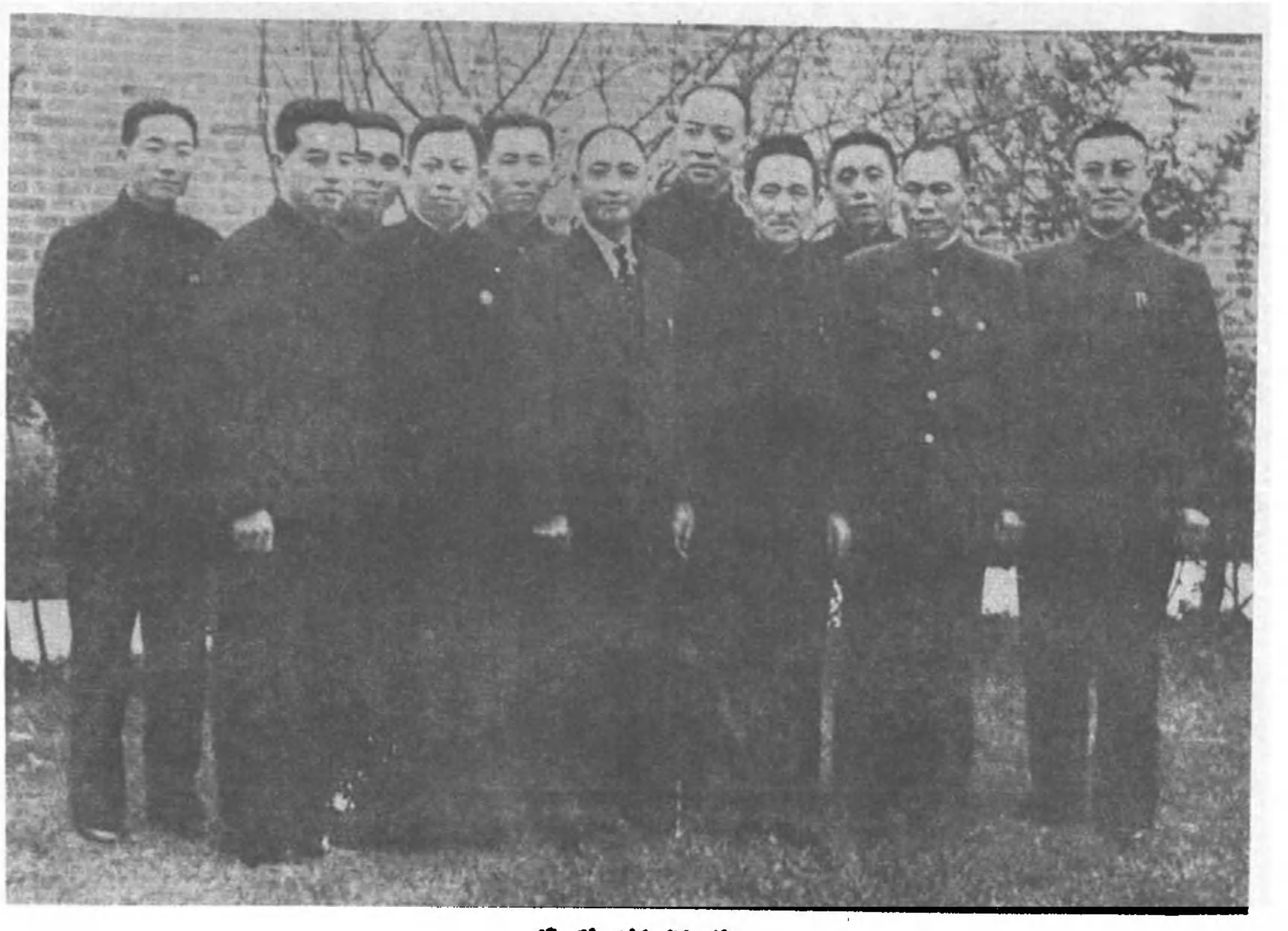
浙教廳長時代

自右至左 徐崇来 鄭文禮 朱世晧 陳布雷 張靜江 程振鈞 沈士遠 劉石心 蔣宝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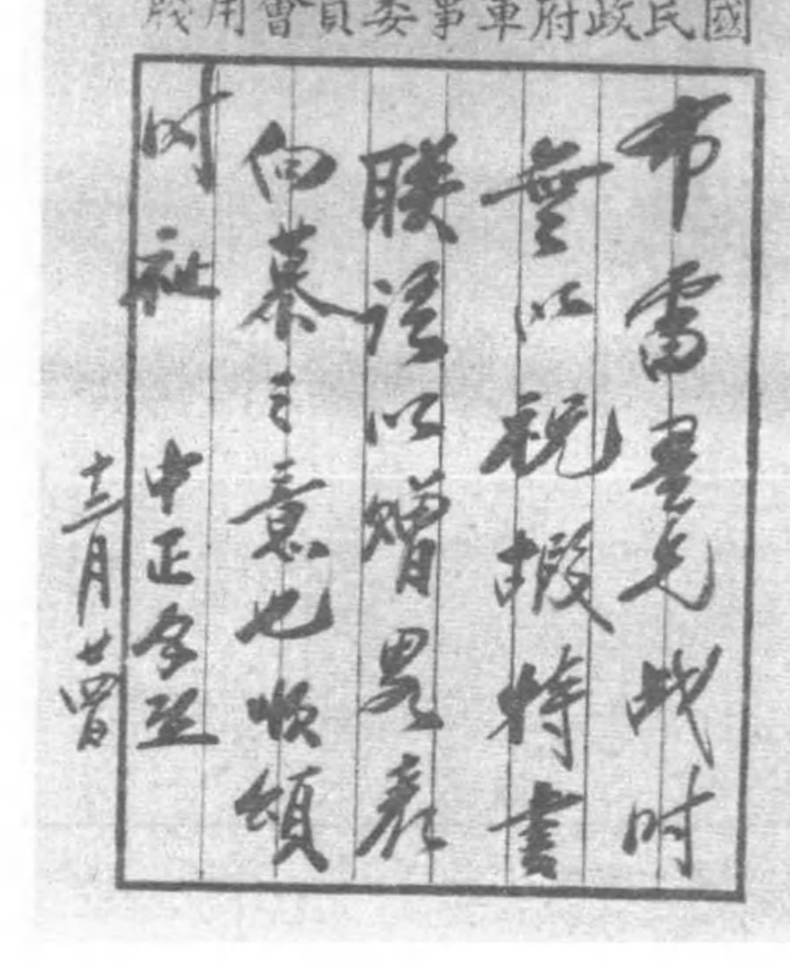
雲南之巡

前排右第二人起 周鍾嶽 龔自知 龍雲 蔣委員長 陳布雷 丁兆冠 陸子安 胡瑛 繆嘉銘 袁丕佑



侍從室時代

自右至左 蔣自誠 於平遠 陳方 陳布雷 宗宝淮 古光鵬 雷集賢 汪日章 參謀 李惟果 俞國華



委座祝嘏手書